

■灯下漫笔

## 村里的桥

□庄义湘

老家小南庄，在河沟纵横的射阳湖镇，30户人家的小村子竟有两座桥。

村子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河，向东连接着一望无际的芦苇，向西伸向几百亩的良田。30户人家分住在河南岸和河北岸，村东头有座跨河的大桥。紧挨着大桥北桥头，有一条小河成直角连接着大河向北延伸，浇灌着村后几十亩农田。在这条小桥上，也有一座桥。

所谓大桥，也不过五六尺宽、两丈多长。因为桥肚里能行船，桥面较高，夏天就成了人们纳凉的首选地。每到夕阳西下，孩子们最开心的事就是尽快吃晚饭、洗澡，然后到桥上抢块地盘。那里不仅凉爽，更有大人讲故事。有些太过恐怖的鬼故事，会吓得孩子们不敢单独回家。然而，第二天还是照样抢地盘。在没有电视机，更不知电脑和智能手机为何物的年代，鬼故事再恐怖，也是有趣的。

东边小桥下面不行船，加之河面窄，桥面既矮又短，纳凉时没人抢它的位置。读初二那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我便回生产队挣工分。第二年盛夏的一个中午，我在小河东边砍了满满一担青草，喜滋滋地往家走。这一担草可以顶一天的积肥任务了。

当时，东边小桥已经破损，可生产队里拿不出够大的木料修桥，队长就让人找了一块破水车的车底放到桥面破损的地方。行人的桥面本该用厚木板，很薄的旧水车底显然吃不消。当我挑着重担子，走到桥中央时，只听得咔嚓一声，我的左脚踩空，整个人跌倒在桥上。我低头一看，三块薄板拼成的车底，中间一块断裂，我的左脚从车底断裂处踩了下去，在小腿肚处被卡住。我赶紧坐正身体，用力往回抽我的左脚。哪知刚一用力，左腿膝盖下刀割一样痛。再一看，只见右边车底缺口处，水平地露出一截生了锈的小指粗的枣核钉，正好戳在我的小腿肚上方，小腿肚内侧的血直往河里滴。硬拔就会在腿上拉开一个更大的伤口，显然不行，喊人又帮不上忙。我只得拣回镰刀，将左腿使劲往右挤，使得左腿的外侧挪出一丝空隙，然后紧挨着我的左腿外侧，将刀刃从断裂处伸出去，一刀一刀慢慢地刹车底的旧木板，以扩宽断裂处。左腿往右挤，就是往枣核钉上挤，让枣核钉在我的腿上扎更深，痛得我浑身大汗。我只有忍着痛，足足刺了十多刀，让戳在腿肚上的枣核钉从伤口里面露出钉头，我的左腿才带着一大片血迹，慢慢地从破车底里抽了出来。

如今，村东头那条小河已经废弃，变成了5米宽的水泥路，村里只剩了一座桥，而这座桥又变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比原先的木桥长了许多、宽了许多。更重要的是它与5米宽的水泥路相连，承载大卡车没有一点问题。因为有了空调、电视，再热的夏天也没有人上桥纳凉了。纳凉似乎已经被人遗忘。然而，我左腿肚上那块蚕豆大的疤痕，一直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

随儿子儿媳生活在省城的孙子，今年11岁，正是当年我最爱听鬼故事的年龄，每次他回老家来看爷爷和奶奶，或者我们去省城小住，我总要搜肠刮肚准备几个估摸他会喜欢的小故事。听下来总体效果还好，有时还能逗得他哈哈大笑，让我很开心。但是，有不少次我讲得很认真，可他却走神。像我们儿时听鬼故事时，两眼瞪得滚圆的情景，现在实在少之又少。去年秋天孙子回来，一有空他就捧着电子书，儿子告诉我，他在看刘慈欣的《三体》。从那以后，我还一直没想好，我该讲些什么才能吸引他呢？

我们遇上了加速发展的时代。乡村发展得咋样，站在村口看一眼人们住的房子、走的桥，也就一目了然了。如今，现代化的钢筋水泥、电力、化肥、网络等元素充分应用到乡村的生产生活中，促进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乡村振兴，得借助现代化的力量。

■心香一瓣

## 忙碌的村妇

□董国宾

只要看到酸枣树，看到遍野的油菜花，或夏日疯长的黄瓜架，就能看到村妇。要不就到清碧的荷塘边，村妇常在那里洗衣、濯足或采荷。

村妇总爱说乡里乡亲的话，不刻意，不修饰，没有软言细语，没有矫情和张扬。天空碧蓝如黛，草滩油绿可人，新雨细滴如丝，村妇顾不上欣赏，更不曾想做一身牡丹的旗袍，粉色的服饰，顶多出门干净一下眉眼，只顾没白没黑地忙事情。

村妇就是村妇，以村为家，影子终日飘忽在村子里。总喜欢和脚踏实地的牛对话，和温顺的羊聊天，和吵吵闹闹的鸡鸭鹅有拉不完的家常。

村妇似乎与巧舌斑斑的鸟没感情，与摇曳身姿的墙头草毫不相干。村妇不南北远行，总在或弯弯西来，或弯弯北去的羊肠村路上往复。脚步匆忙明快，心思藏在村子和田野里。

蜜蜂像一球球绒絮，迎着阳光和风斜飞。村妇像一只只蜜蜂，在夏日的庄园里“嗡嗡嗡嗡”唱赞歌。

有溪流可以侧听，清泉可以濯足，绿茵可以醒目，原野可以奔跑。村妇是一只只清雅的蝴蝶，在清新的自然里不停地飞舞，是一个个结子的蓁蓁，在乡村的阳光里质朴地点头。

村妇不出行千里，知道的却不少。每一茎绿草，每一畦青苗，孰知其趣，概知其妙。村妇不见得识字多，却是一本乡间小词典。

村妇不一定懂得唐诗宋词，不去过问杜牧和李清照，却也能种出诗词的花朵来。油菜花、豌豆花、山菊花，都是村妇酝酿的诗和词，鲜亮亮，光灿灿。

■诗词歌赋

## 大理严家大院 一篮月光

□文博

□林宣好

阳光拂过翘角飞檐的门楼  
镶嵌在院落的窗台上 白墙灰瓦  
我坐在厅堂的椅子上品茶  
沏茶的清香裹着光阴从清末民初飘来  
沏茶的女人，用地烟熟的技艺  
传承和叙述白族人的百年烟火

目光久久注视着照壁  
白族人家的心事和沧桑  
从墙体深处溢出  
那笑意传达白族人的纯朴和热情  
那红木柱、红灯笼  
古色古香，怔怔地守护白族的传承和民风

到说再见的时候了  
大院的木刻、石雕和白色围栏  
已深深刻在我心里  
严家人的岁月风华比苍山茂盛  
白族的民居建筑技巧和智慧  
像从苍山吹过来的古风 悠悠  
飘逸在四合五天井的漏角里  
流露出鲜为人知的细节

碧空初现  
地背着风走  
手中竹篮轻盈 随风摇曳  
满盈清风与自由

日月轮转  
银辉似琥珀般透亮  
倾洒月华 映照大地

她的竹篮  
滤去世间的尘埃  
满载一篮金花  
一如她的心  
璀璨自溢

她轻摘金花一朵  
赠予山中啾啾待哺的雏鸟  
每一朵 都是爱的叮嘱  
打捞一篮月光  
凝成金花万朵  
身披月锦 漫步风雨人间  
永绽璀璨之心

■故园情思

## 拾一片乡下月光

□张蓝方

即便身处城市中，晴朗夏夜的月色仍如水。然而母亲认为银辉月色还得是乡下，尤其是外婆家门那一方如雪如月的天地。

母亲赞美乡下的月色，我是同意的。乡下的月光，是“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质朴，是“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清幽，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浪漫，更有“露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情思。如今，当我的目光穿过幢幢摩登的高楼，望见那皎洁清丽的圆月，思绪也会随着母亲一起，寻着回忆里象牙般光洁温润的日子，和乡下月光的踪迹。

“众星罗列夜明深，岩点孤灯月未沉。”乡里的夜晚似乎总是来得更早一些，团团的暗色覆下来，连空气都被压得黑寂寂的。外婆家住在土路尽头联排平房最后一间，因此在这样的夜里，更加幽静，稠密的夜色就像怪物的嘴，竟有些吓人。

这样的夜晚里我是不敢往窗外望的，直到有月亮从云缝里露出一半，我才欣喜起来。莹润的月光射出淡淡的光芒，把眼前的黑暗推离了数尺，把家门口那芭蕉树的影子压在沙地上，风轻轻拂过芭蕉叶时，影子也跟着晃动。于是，风声响起了，树叶吟唱着，虫鸣声也愈发清亮，汇合为月亮指挥的夏夜协奏曲。我沉浸在这里月相辉映的自然之歌里，看见温润的月光也落在母亲的脸庞，落在外婆的眸里，心便安定了。原来，乡下的月光，是游动在夜色里的。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清朗的夏夜里，外婆常常躺在芭蕉树下的摇椅上，我依偎在外婆身旁，听外婆轻声讲风、讲云、讲星星的轨迹……那时候爱听外婆讲“猴子捞月”的故事，但每次听完总会沮丧，我们真的不能拥有月亮吗？外婆便会笑着说，月亮一直在人们身旁，你抬头便能望见。

于是我心满意足了，安静下来继续听外婆摇着扇子讲故事。娓娓的声音之下，芭蕉叶也像舒缓呼吸的胸腹一样轻轻起伏，半睡半醒间，一串星星像是熠熠发光的缆车索道，月亮正乘车滑落外婆的手里。我定睛一看，乡下的月光，是倾泻在外婆手中的蒲扇上的。

“自有多情处，明月挂南楼。”不上学的夜晚，在表兄的带领下，黑夜成了我们一群小孩的冒险场，我们士兵出征般穿过猎猎作响的芭蕉林，见一排废弃的水池里，游着许多小蝌蚪。胆大的我们拿出各种瓶罐，要比赛捞蝌蚪。“赛事”正酣时，表妹突然惊喜喊道：“你们看呐，月亮在我手间游泳！”

多有趣啊，月亮偏偏选了这样一个奇趣的地方，与孩子们玩耍。于是我们蝌蚪也不捞了，欢闹声飞过芭蕉林，我们小心翼翼地捧着小小水罐，想要掬一捧月光回家。你听，乡下的月光，是奔跑在孩童欢乐的笑声中的。

记忆里的乡下月光，是温柔的，是多情的，也是童趣的。前几天母亲打来电话，说起外婆家门口的芭蕉树成熟了，月光洒下来时一定愈发黄澄澄。在母亲的絮絮叨叨中，我恍然明白：也许母亲赞美和喜爱的不仅仅是乡下的明月，更是思念着月色下有母亲陪在身旁的时光。

月色最寻常，但总会有一轮圆月，从日日思念的那个地方，缓缓升起来，直升到我的心底最深处。

■短篇小说

## 第七生产队

□王言夫

小男孩脸上的汗粒像珠子滚落滚落，脸不停地抽搐着，胸脯一起一伏，嘴巴干张着发不出声，衣服全湿透了裹在身上。赤脚医生低着头仔细地盯那片紫黑色的疮，比昨天又扩大了许多。赤脚医生喃喃自语地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怎就不见好？”玉兰站在一旁脸已经变形了，看不出是什么表情，眼睛无助地盯着孩子身上的疮，白哲的脸上沁出一层细细的透明的汗珠。玉兰所在生产七队的队长蒋老八走了过来，本就佝偻着的上身又向下弯了弯，仔细地看了看说：“别打针吃药了，不管用，这是蛇胆疮，治这种病的药周围十里口的还没有，得去江苏的黑林拿。”玉兰得知有药能治长舒了一口气，转而又看了看两个孩子，满脸的忧愁悲伤，望着蒋老八哀哀地说：“带着两个孩子我怎么去拿呢？”

孙义正在拌着草料准备喂牛，牛们都安静地立在那里，均匀地喘着气，等着草料倒进槽里。蒋老八说：“玉兰家的孩子得了蛇胆疮，你去黑林帮忙拿药。你到会计家拿一块钱，明天早去早回。”孙义说：“你叫玉兰来找我。”蒋老八不容置疑地说：“就你能挤出空。”玉兰要照料两个孩子无法脱开身，这不只是钱的问题，玉兰的男人为生产队起石头盖学校，被山上滚下的一块巨石夺去了生命，所以安排孙义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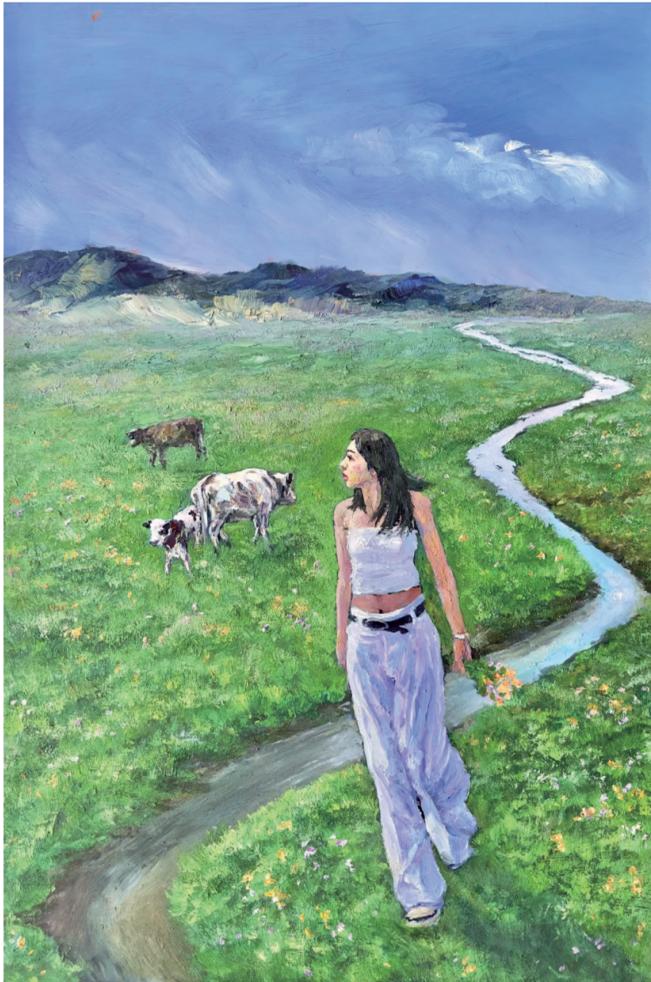
孙义去找会计拿了钱，没觉着饿就早早躺下了。到黑林三十多里地，所以，早点睡觉便于早起。让孙义感激蒋老八的是：上边来人吃派饭，只要安排在七队吃，蒋老八都是安排和孙义一块吃。尽管蒋老八十分信任孙义，但孙义也曾在公社王书记跟前告过蒋老八的黑状，这黑状是源于蒋老八个人的一件糗事。七队规定茅房的粪归生产队，猪圈的粪自己留着上菜园和自留地，可偏偏七队队长蒋老八没有茅房，一家人大小便问题都上猪圈里解决。蒋老八嫌建茅厕浪费功夫，就把猪圈的一处扒得很低，拦着的那牲口一棍棍就能挡住，人一迈步就能过去，就在豁口处放上一根木棒，进去方便时以抵御那蠢货的心急。偏偏蒋老八粗心思又多，正蹲在那里想着安排队里的活计，忘了身后还有一个等着帮他收拾秽物的家伙，半坑水灌了蒋老八个头，咕嘟咕嘟几口浓浓的浊水呛进了肚里。剧烈的咳嗽声惊动了老婆，粗壮的老婆急忙赶了过来，扶着蒋老八出了猪圈。蒋老八的老婆大块头大嗓门，说话很少过脑子，蒋老八的危险事被她当成了趣事，没过半晌就传遍了全大队，同时也暴露了一个问题：七队队长自私。反响最强烈的应该就是孙义了，公社王书记在孙义这

里吃派饭时，孙义和王书记说了这事：“天天叮嘱不要有私心不要有私心，自己可倒好，自私到这地步，还有脸天天数落别人。”王书记想蒋老八不是这类人，为什么干出这种事呢？不管怎样自己一定得问个明白。王书记去地里找到正在干活的蒋老八，把他叫到一块地堰上坐下，递了一根烟，蒋老八没接，自己摸出烟袋按了一锅烟点上，说：“这个劲大，过瘾解乏。”又问：“什么事？”王书记直截了当地问起了茅房的事，说：“当生产队长不只是带头吃苦耐劳，为生产队和社员着想，更应大公无私，不能有占便宜的思想，不能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算盘。”蒋老八听后明白了什么意思，憨憨一笑说：“我脑子小心窄，生产队里的事千头万绪，缠得头晕心乱的，哪有头绪弄自己家的那点破事，又不影响拉屎尿尿。我猪圈里每次出粪都叫会计来看看，自己留一半，送生产队一半，这事孙义也知道。媳妇嫌人没有猪拉得多，非要自己留二筐队里一筐，我说不行就是对半，你怕吃亏自己盖茅房。”

孙义从沉睡中醒来，揉了揉眼发现外面一片漆黑，只有队长蒋老八灯光通明，急忙穿上衣服，来不及多想走出了牛栏，差不多走了三个时辰，来到黑林医院门口还没有见亮，孙义蹲在医院门口打了个盹，有些冷了，站起身踉跄了踉跄，伸头向东看了看，吴山还是黑乎乎的一团。孙义倒吸了一口凉气，才意识到时间弄错了，蒋老八家的灯火是晚上而不是早晨。

拿着药往回走的时候，孙义才觉得饿得心慌，两只脚像是绑上了石块，但脚步的节奏依然没有慢下来。道两旁的玉米和地瓜唾手可得，伸手就能解耐的饥饿，但孙义的心理阴影太重，一有出格的想法就浑身发颤。初中时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东河里洗澡，饿了就去掰了一个玉米吃了，另一同学报告了老师后他公开检讨了错误，所以去全校师生大会检讨的只有孙义，孙义羞得几天都没出门。偶尔有偷鸡摸狗或手不老实的，只要被逮着就把偷的物件挂在胸前游街，凡是游过街的，家里的孩子说个对象都难。孙义至今单身，就是因为他妈妈在入社时不愿交农具成了落后分子，影响了孙义的婚姻。

孙义疾步如飞地奔到玉兰家，玉兰小跑着开了大门欣喜地说：“兄弟这么早就回来了？”孙义没顾上回答直奔堂屋，帮助玉兰给小孩把药涂上，两个人才直起腰长舒了一口气。孙义带有歉意地说：“不是我不让你干，你身子单薄，活太重，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干完的。再说了我要让你干了，社员们都会说我偷懒。”玉兰点了点头说：“我不



《清凉的草原》油画。

暴广新画